



芦柴黄，芦花白

汪树明

“秋风忽起溪滩白，零落岸边芦荻花。”

初冬时节，我来到了东鸣湖，蓝天白云下，湖畔芦柴金黄，芦花如雪。一枝枝芦苇高高矗立，姿态各异，有的笔直挺立，有的微微拱起，如同琴弦，随风摇曳，弹奏着遥远的故事。

芦苇，在我们这儿称柴，随处可见。它与水相伴，有水的地方，就有柴。河边、沟塘边，不论是沙碱土，还是油泥土，它都能长得郁郁葱葱，笔直。夏天，野外的小水鸟用它秆儿搭吊脚楼，我们用它叶子叠小船、芦秆做芦笛。端午节打回青青的芦叶，给母亲包出香甜的粽子。秋后，我们会采摘芦花，以备冬天打茅窝之用。

柴的用途很多，对农村人来说也很重要。盖房打笆、扎柴子，搞副业织芦席、打柴帘，冬天打门搭保暖和。

冬闲时节，地里的水稻割了，山芋收了，油菜栽了，柴的老叶儿掉得不剩几个了，农人们将它收割回家。收割回来的柴，摊在场地上，毛毛糙糙，蓬头垢面。父亲搬来一条大板凳，抱来散乱的芦柴，将它斜放在上面，依次抽出最长的，按长短大小，分成三类，各自堆放。我们俗称删柴。删后的柴，用锤软了的小柴绳给它箍上两道，如给乱了发的女人扎上了头绳，梳过了头，整整齐齐。小水桶般粗的柴捆，结结实实地竖在山墙边，父亲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织柴席是庄户人的主要副业。织席前，柴要撕开，压成柔软的柴篾。母亲围上围裙，戴上手套，左手握着撕子，右手拿起柴，嗤地一声，柴从撕子上滑过，身上留下一道口子。月色下，父亲将撕好的柴，摊在场地上，洒上水。第二天清晨，拉着石碾来回碾压。我也常常帮父亲拉碾子，双手抓着绳子，屁股撅着，费力地拉着。一趟又一趟，反反复复，直到滚圆僵硬的芦柴变成薄而柔软的柴篾。母亲又一根根剥去上面还附着的柴皮，绕成一圈圈柴篾待用。

撕柴、制柴篾，孙犁称解苇、轧眉子。对织席的描写，孙犁在《织席记》《荷花淀》小说中都有描写：“她们坐在席上，垫着一小块棉褥。她们晒着太阳，编着歌儿唱着。”“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充满了诗情画意。我学了《荷花淀》一文后，再细看母亲、姐姐们织席，真是如孙犁描写的一样：“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

伫立湖边，看着静静对视着的芦苇，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母亲。他们的一生像芦苇一样，植在哪就在哪儿扎根。当年，他们从小城下放乡村，从市民变成农民，没有抱怨，没有叫苦，顽强地生活下来，生育我们兄弟姐妹7人，把我们抚养长大。芦柴的直而不弯，折而不断，又多像我的父亲，内心蕴藏着一种坚韧的力量，遭受到生活的不公，直至下岗，自谋生活，也没有谄媚权贵。芦花的柔软、温婉，宛如我温暖温情的母亲，给予我们无限的关怀和呵护。多少次，昏黄的煤油灯下，她熬夜为我们缝补。多少个冬雪前夜，她为我们赶打茅窝，手指上被麻线勒下道道血痕。

如今，我的父母永远站立在老家的南渠堆边，守着他们身后的芦苇，眺望着老家的子女。我默默地告诉父母，我也会像芦苇一样，无论面对怎样的风雨，都会坚持自己的信念，追求自己的梦想，用自己朴实的生命力量，给人温暖和感动。



风雨桥冬韵

严钦龙 摄

“小动作”里的爱

赵自力

父母常常搞些“小动作”。

母亲在老家养了一群鸡，一群土鸡进进出出的，把农家小院叫得热热闹闹。我们每次回家，母亲总要递过一网兜鸡蛋，说自家的土鸡蛋味道好有营养，嘱咐我们吃完了回家再拿。我们让母亲留一些，给她和父亲吃点。母亲说：“家里还有，再说每天都能捡蛋，你们尽管吃吧。”听完母亲的话，我不大相信，他们总是舍不得吃鸡蛋的。有次回家，看到垃圾桶里有鸡蛋壳，才稍稍心安。有天在县城碰到邻居，她说常和母亲到街上买鸡蛋呢。“我家里不是有鸡蛋吗，怎么还到街上去买啊，再说买的鸡蛋也不大好吃。”我疑惑地问。“他们是把买回的鸡蛋给自己吃，土鸡蛋都留给你们呢。”邻居说完，我不禁愧疚起来。原来，母亲说他们也在吃鸡蛋，不过那鸡蛋是“动了手脚”的，跟留给我们的不一样。

妻子喜欢养花，阳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盆。每年春天，妻子总要把花盆里的土换下。父亲知道后，欣然“承包”下所有的土。“爸，到郊区找些新土就行。”妻子说。“没有问题，我去寻些来便是。”父亲应允着。不久，阳台上就有几大

袋土，打开一看黑黑的，看样子有肥力。“爸爸，您从哪儿弄的这些土啊，又干又肥，连肥料都不用加了。”妻子高兴地说。“就随便在附近空地里找的，养花要得吧。”“要得要得，辛苦您了。”妻子感激地说。父亲露出欣慰的笑容，他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当然知道哪儿的土养花好。后来听村里人说，父亲是把老家菜园的土拉到镇上，再搭车运到城里，一袋袋扛到阳台上的。怪不得花盆里常常长出瓜苗来，是父亲搞了“小动作”呢。知道真相后，我们再也舍不得让父亲挑土了，要换土时直接开车去拉。

有次父亲生病住院，我常常去陪他。他担心影响我的工作，总是嘱咐我回单位上班，他能照顾自己。开始我不大放心，后来父亲见我去了就下床，说要散散步。我看父亲不像吃力的样子，就放下心来去上班，只是到点了送送饭。医生见父亲下床，嘱咐尽量不要随地走动，要卧床静养。父亲总是嘿嘿笑着说：“躺久了身体痛，走走舒服多了。”后来才知道，父亲是想用轻松散步打消我的顾虑，好让我安心上班。父亲这个老头儿啊，躺在医院里还搞“小动作”呢。

父母的“小动作”里，藏着深深的爱。

猪血丸子腊鸭脚板 老滋味时间冲不淡

——西路独特风土人情揽胜之八

布衣

西路特产很多，最著名的、普及率最高的当数猪血丸子、腊鸭脚板等。

入冬以后，在长阳铺镇、岩口铺镇、小塘镇等地，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制作猪血丸子。农户用自家磨制或购买的水豆腐晾干、砸碎，再拌些猪肉之类，用手拍打成猪腰子形状，再用猪血敷一层血红色，最后用柴火熏烤，就制成了美味可口的猪血丸子。想吃时先水煮十分钟，再切成薄片，或炒，或蘸

些辣酱，均可。

按说猪血丸子的原产地在西路，据老人说，猪血丸子在当地传承了一千多年。目前在邵阳，几乎各地都能制作。新宁县有一位姓王的女企业家，她做大了猪血丸子产业，并搞直播带货，如今一年的销售收入数亿元。

小塘、长阳铺一带盛产麻鸭，自古以来，这里就有制作干腊鸭爪的习俗。农户杀了鸭子之后，留下鸭脚洗净，在



手心里的词

李斌

拾不起
落在雪地里的承诺，只能
轻轻裁剪
小院模糊而迟钝的情绪

屋顶的耐心
在一条老街的角落里
稠密如织

放纵手心里的词
尽情淹没
田野里一片结霜的疑问

感受到瞬间的呢喃
复杂的夜色下，水流以及星光
仍旧清醒

大雪

王爱民

要赴冬天的约会，先走进一场童话
先去第一场美丽的雪里
踏雪寻梅或者就去堆一个雪人
让老北风一点一点地爱着

一场雪覆盖另一场雪
旧雪后面有新雪
雪花一次次伸出手来
将我扶住

用雪粒的复眼，看见无数个你飞舞
凉丝丝的脚板上走着雪的阡陌
双手取出
这身体里的小小火苗
小温暖顶得上半个江山

一颗颗火热的心
是故乡雪地黄昏里
通红的灯笼
当我们在一个叫冬天的车站停靠时
窗外已是万家灯火
顺着田垄走
总能回到通红的炭火身边

鸭掌中放些鸭肝之类，用鸭肠衣缠好，烘干。吃前再煮熟，就成了一道佳肴。

当地还做鸭血粿。在宰杀鸭子时，先准备一个大碗和糯米。在杀鸭子时，先将碗里放小许鸭血，然后一边杀，一边撒米。每一层糯米待鸭血浸透后，再在上面撒些糯米，反复多次，再将血粿煮熟、烘干食用。如果将这些特产开发成零食，加以真空打包，其销路一定不错。